奋进新征程·青年官兵的成长与梦想

政治指导员获评“特级神枪手”

■吕 雄 本报记者 向黎鸣 杨嘉汇



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“强军精武红四连”组织五公里武装越野。 刘志勇摄

特 稿

暮秋，这里的气温依然很高。射击地线前，战士们一字排开据枪瞄准，汗水顺着迷彩服的领口往下淌。

人群里，一名身材清瘦的军官来回穿梭，一会儿俯下身纠正新兵的据枪姿势，一会儿停下来给大家讲解击发要领，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。

他是第73集团军某旅“强军精武红四连”指导员曾泰岳，在今年集团军“特级神枪手”考核中，以全中成绩获评“特级神枪手”，成为集团军首位获此荣誉的政治干部。

政治工作是站在队伍前说的，更是站在队伍里干的

曾泰岳原是旅组织科干事，写活动方案、工作材料是他的强项，多次获评旅优秀政治教员。

今年初，他被任命为“强军精武红四连”指导员。新的挑战随之而来。

“接到命令时，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带好这支英雄连队。”曾泰岳刚到连队，便一门心思扑在思想政治工作上——教案改了一稿又一稿，谈心谈话排得满满当当，新兵思想、老兵诉求、战友关系，事事记在本子上、放在心坎里。

讲课掌声阵阵，谈心效果明显，文化活动丰富，但这位“政工能人”总感觉不到往日价值认同带来的满足，反而有一种说不清的疏离感。

捅破这层隔膜，是一次实弹射击训练动员会。那天曾泰岳站在队伍前，从训练意义讲到动作要领，条理清晰，头头是道。话音刚落，有名战士突然喊了一嗓子：“指导员，请给我们示范一下吧。”

曾泰岳一愣。打，他心里没底，那段时间跟着连队参训，成绩勉强及格；不打，当着全连战士的面，“干部模范带头”就成了空话。

那天他以“今天重点看大家训练”的话圆场。可这句圆场的话，像一颗子弹，戳中他的心窝——天天讲“以上率下”的人，在最该站出来的时候退缩了。

深夜，他失眠了。起身，开灯，坐在办公桌前，面对一书架的政治工作书籍，他想了很久，最终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：“战士们认的不是你讲了多少道理，而是你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。”

一次五公里武装越野考核，由于下肢力量不足，曾泰岳很快落到队伍后面。班长蔡明月出于好心准备上前接过他的枪，他婉拒了。

虽然曾泰岳努力向前追赶，但因体力不足拖了连队后腿，全连成绩受到影响。复盘会上，一名班长没留情面，直接点出曾泰岳的问题。他没有回避，当场开展自我批评：“连一名普通战士的体能都赶不上，说再多道理都是空的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他第一次出现在加练队伍里。盛夏高温难耐，不一会儿，曾泰岳半身湿透。旁边的战士提醒他歇会儿，他摇了摇头。

出操站排头，训练冲在前，脏活累活带头干。他把自己从“指导员”的身份里抽出来，先当好一名普普通通的兵。

渐渐地，曾泰岳感到战士们看他的眼神变了。有的年轻战士直言：“您不再是‘会讲课的干部’，而是‘能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’。”

“要求战士做到的，我自己也要做到。”这是老连长宋世哲用手中枪在62年前“打”出来的道理。如今，这把“枪”传到曾泰岳手上。他暗暗告诉自己：“指导员的威信，是靠实力打出来的。政治工作是站在队伍前说的，更是站在队伍里干的。只有真正融入官兵，讲的话才有人听，做的事才有人信服。”

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“每一枚出膛的子弹”上

“我要参加旅‘一级神枪手’考核，请大家帮助我。”曾泰岳要啃最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

消息传开，连队一下子炸了锅。

“神枪手考评标准高、强度大，很多训练尖子要练上大半年才能冲上去，指导员刚来几个月，能行吗？”

“指导员把思想工作抓好就行，凑这个热闹干什么，别到时下不了台。”

……

连长戴研杰第一时间私下找他聊：“泰岳，慢慢来，先跟上节奏，不用这么急。”

“连长，我要是练不出来，以后跟战士们说练兵备战，底气不足，腰杆不硬，搞教育谁还信。”曾泰岳态度坚定。

这种决心化为训练场上的刻苦努力。从据枪到击发节奏，从静态到运动靶瞄准，他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抠，一遍不行就十遍、一百遍。

最先攻克的是据枪稳定性。长时间瞄准，手臂不自觉地晃，越想稳住越抖得厉害。练了半个月效果并不理想，他心里犯了愁。

一天晚上整理教育台账，看着自己做的“目标拆解推进表”，他忽然眼前一亮：以前搞教育，是把大目标拆解成小节点分步落实，练枪为什么不能这么干？

他把“稳定据枪”这个大目标，拆解成肩臂发力定型、呼吸节奏匹配、注意力分层聚焦3个小环节，每个环节单独练、逐项过关。肩臂发力定型对着镜子练站姿，呼吸节奏配合击发动作反复练习，培养注意力先练锁定准星再逐步扩大视野……按照“目标拆解法”，他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，据枪稳定性大幅提升。

这次尝试给他莫大鼓舞，没想到干了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，那些抓思想、抓落实的方法，从来不是“课堂专用”，在练兵场上照样管用。

“目标拆解法”是“异曲同工”，而建立“射击台账”则是他在训练骨干帮助下探索出来的新路子。运动目标射击是他的短板弱项，移动靶标忽快忽慢，提前量总是算不准。训练中，他尝试每打一组弹，就将靶速、距离、提前量、命中位置记录下来，再像分析思想动态一样复盘每一发子弹的数据。

一段时间后，他总结出不同距离、不同速度下的提前量规律，并专门建了一本“射击台账”。现在只要靶标一动，他就能大概估算出瞄准点，命中率节节攀升。在不久后旅里组织的考核中，曾泰岳获评“一级神枪手”。

“这份荣誉，给了我信心，也让我更懂得政治工作融入战斗力的真正含义。”之后，曾泰岳全力备战集团军“特级神枪手”考核。他带着集训队队员们加班加点，白天泡在靶场练技能，晚上复盘总结经验，全队成绩稳步提升。

一个月后，集团军“特级神枪手”考核到来。考核现场，考评组临时增加难度，将原来30秒的准备时间缩短为6秒。

现场一片哗然，不少参赛队员瞬间慌了神。

“大家别慌！平时怎么练的就怎么打，6秒足够完成动作，这个时候比的不只是枪法，更是心态。”曾泰岳召集身边战友，短短几句话，让大家迅速平复心情。

最终成绩公布，曾泰岳带领的集训队中，共有6名官兵获评“特级神枪手”。

“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‘每一枚出膛的子弹’上。”走下领奖台，曾泰岳抚摸着胸前的奖章，微风拂过，他的脸上写满笑容。

瞄准打赢的靶心，一发接着一发打下去

曾泰岳和队友获评“特级神枪手”的消息传回了连队。回到营区那天，官兵们在连队门口列队迎接。

曾泰岳身披绶带、手捧奖章，走进连队荣誉室，将崭新的“特级神枪手”奖章放在老连长宋世哲的获奖证书旁。

“奖章也看了，道喜也道了，现在各自归位展开训练。”他对着一起参赛的官兵说，“整理个人物品，20分钟后训练场见。”

很快，连队射击训练场上多了一群“神枪手”。他们分散在各个靶位，手把手教新兵据枪动作，面对面分享射击心得。

“指导员成为‘特级神枪手’，都还在练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。”一时间，连队官兵训练热情高涨。

排长杨桓带领战友加班加点研战术、练推演，在全旅比武中获得第一名。战士田华主攻装甲驾驶专业，限制路、障碍物、特种路况驾驶，每个课目都练上百遍，手上磨出一层层茧，最终顺利通过集团军装甲专业驾驶特级考核。

训练场上，负重越野、折返跑、力量训练，人人主动科学加量、合理加码。半年时间里，连队先后有6名官兵通过军事体育特级评定考核。

趁热打铁，连队搭起“擂台赛”，比学赶帮超蔚然成风，训练尖子不断涌现。

前不久，连队组织装甲步兵协同战术训练，暴露出有人无人协同突击、多维侦察等问题。曾泰岳和连长带着骨干钞在训练场，将整个进攻流程拆解成十几个节点，一遍遍推演，最终把问题整改到位。

夕阳西下，曾泰岳走在连队官兵的最前面。他知道，明天的训练场，还会有新的枪声，还会有新的突围。而他，会一直站在队伍的第一排，和战士们一起，瞄准打赢的靶心，一发接着一发打下去。

官兵感言

努力才有收获

■王晨吉

回想集团军“特级神枪手”考核集训的日子，一开始我的心态特别不好，一到模拟考核就紧张，越想打好越打不准，成绩波动很大，一度想要放弃。

指导员主动找到我，跟我聊了很久。他没说大道理，就跟我讲他自己刚练射击时总打不好，也紧张过。他还将自己总结的呼吸调节法教给我，告诉我“打靶的时候，别想环数，只想动作”。

训练期间，指导员因高强度训练，引发身体伤病，但仍然坚持完成考核。他身上那种直面困难、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，给予我攻坚克难的动力。

考核那天，我一开始还是有点慌，抬头看见不远处的指导员，他冲我微微点了点头，我一下子就稳了下来。调整呼吸，瞄准、击发，一发发子弹稳稳打出去。

最后听到自己获评“特级神枪手”时，我望向指导员。我知道，取得好成绩，也有他的功劳。

回到连队，我作为训练骨干，带着新战士练射击。我经常跟他们讲指导员的故事，告诉他们，只要肯努力，谁都可能成为“神枪手”。

今后，我不光要自己练，还要带动更多战友取得好成绩。就像指导员说的：一个人强不算强，全连强才是真的强。

失利也是成长

■兰印斌

作为排长参加集团军“特级神枪手”考核，我以一个目标之差与“特级神枪手”失之交臂，心里不免有些失落。不过，这次失利，让我看清了自身不足。

备战期间，怀揣着为连队增光添彩的初心，我全力以赴投入训练。那段时间，我基本能够稳稳命中全部目标，对考核信心十足。

可正式考核突发变数，现场临时增加难度、大幅缩短射击时间，彻底打乱了我的射击节奏，最终遗憾落败。

考核结束后，我难以释怀：如果当时据枪再快一秒、心态再稳一些、弹药分配再合理一点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苦练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，我的内心变得沉重起来。

见我心情低落，指导员主动找我谈心：“我都能从零开始，何况你基础这么好，一次失利不算什么，决不能气馁和认输。”

对比指导员的坚韧，我意识到，此次失利，根源不仅是射击水平欠缺、临场应变不足，更是心理素质、应急处置能力存在短板。

知耻而后勇，百炼方能成钢。短暂低落过后，我迅速调整状态，有针对性地制订训练计划，专攻节奏把控、临场应变、快速射击等短板弱项。指导员也主动与我结对帮带，向我传授心理调节技巧。我与他切磋战术射击动作，互帮互助、共同提升。

有人问我是否甘心失利，我的回答十分坚定：不甘心，但更多的是越挫越勇的拼劲。“红四连”的字典里没有“认输”二字，老连长40发子弹全中书写传奇，指导员努力拼搏获评“特级神枪手”，我坚信也能突破自己。



兰印斌（左一）和王晨吉（右一）互相加油鼓劲。 李果霖摄

延伸阅读

“特级神枪手”考核难在哪

■吕 雄

“特级神枪手”是步兵专业评定体系中的最高等级，其考核难度远高于常规训练考核，核心难点在3个方面。

标准高于大纲，全程紧贴实战。射击前需完成800米越野跑，干扰射手呼吸节奏。相比普通考核，特级评定需要对300米外的胸靶、200米外的头靶和身靶、150米外运动靶进行射击，全程机瞄，不使用瞄准镜，射手自行选择射击时机。

课目设置复杂，覆盖战场场景。考核改变以往单一静态射击，设置了多类实战化课目——对运动目标射击，考验射手对移动靶的持续追踪和精准击发能力；俯仰角射击，模拟山地、街巷作战的高低姿射击场景；远距离射击，考验射手极限射程下的弹道判断和精准度；搜索目标射击，要求射手在行进间快速发现、识别、瞄准并击中目标，全程模拟战场搜索状态。

临机特情穿插，考验综合能力。考核全程随机嵌入“敌情”干扰等特情，射手需要在嘈杂环境、视线受限、突发指令等复杂条件下，完成跃进、防毒面具穿戴等动作，不仅考验枪法，更考验心理素质、战术素养和临机处置能力。

接过老连长手中的枪

■“强军精武红四连”指导员 曾泰岳

成长横切面

今年集团军“特级神枪手”考核现场，目标靶显现时，我迅速卧倒，右侧肋骨传来的剧烈疼痛感，让我一度僵在原地，但长期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，还是让我完成了据枪瞄准。

枪托抵住肩窝的瞬间，我忽然想起老连长宋世哲留下的那支56式半自动步枪——1964年全军大比武，宋世哲进行步枪速射课目汇报，创造了40秒40发子弹击落40个钢靶的骄人成绩。

今年元旦，任指导员第一天，我走进连队荣誉室。我在荣誉室思考着一个问题：老连长的枪，我该如何接过？

5月，我带领官兵重走长征路，追寻红色故事。一路上，我在杀牛坪战斗遗址捧起一抔土、在嘉陵江畔装满一壶水、从老区人民那里买了一双鞋，也瞻仰了王坪烈士陵园的烈士墓碑，聆听108岁老红军邓洪付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。

寻根归来，我才更加理解，连队前辈们面对艰险是如此义无反顾。于是，我带队报名集团军“特级神枪手”考核。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在接过老连长的枪。

集训的日子充满考验。中期考核时，我打8个目标脱靶3个。

“政治干部首先是战斗员，倘若自己不能站排头，又如何带动官兵练兵备战？”那段日子，每晚查完铺，我总要在荣誉室门口站一会。

我常想，老连长当年站在靶场上，一定也面临着种种压力、重重困难，他又是怎么做到40秒40发子弹全中的？我没有问过任何人。因为我知道，有些问题，训练场上的枪声会回答。

射击训练单调又熬人。天气湿热，每次训练结束后，身上的装具都被浸透，汗珠不停从脸颊滑落，迷彩服每天都洗，还是避免不了身上的汗味。

每当夜里休息时，我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全是老连长的射击画面——40秒40发子弹击落40个钢靶。那节奏像鼓点一下下敲在心脏上，不断坚定着我刻苦训练的决心。

为了补齐短板，我给自己制订“强训计划”，每天提前半小时到训练场练据枪，中午加练半小时瞄准，晚上睡前复盘当天的训练数据。针对脱靶最多的运动目标射击，我反复琢磨提前量的计算，把不同速度、不同距离的弹道数据记在本子上，一有空就拿出来背。从据枪稳定性到击发节奏，从心理调节到临场应变，一个个环节细抠，一个个难点突破。

最终，我在集团军赛场上发挥稳定，以优异成绩获评“特级神枪手”。

那晚，我又来到连队荣誉室，看着静静躺着的56式半自动步枪和老连长当年获奖证书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——“老连长，您手中的枪，我们接稳了。”